

廿二史劄記

冊一



廿二史劄記

四清齋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廿二史劄記序

甌北先生早登館閣出入承明碩學淹貫通達古今當時咸以公輔期之既而出守粵徼分臬黔南從軍瘴癘之鄉布化苗獠之域盤根錯節游刃有餘中年以後循陔歸養引疾辭榮優游山水間以著書自樂所著甌北詩集陔餘叢考久已傳播士林紙貴都市矣今春訪予吳門復出近刻廿二史劄記三十有六卷見示讀之竊歎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讀其自序有質鈍不能研經唯諸史事顯而義淺爰取爲日課之語其撝謙自下如此雖然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宣尼贊修六經而尙書春秋實爲史家之權輿

漢世劉向父子校理秘文爲六略而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列於春秋家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初無經史之別厥後蘭臺東觀作者益繁李充荀勗等勅立四部而經史始分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詭誕之學要君竊位自造三經新義驅海內而誦習之甚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棄通鑑爲元祐學術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閣矣嗣是道學諸儒講求心性愚門弟子之汎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爲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爲言之而空疏淺薄者託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予謂經以明倫虛靈元妙之論似精實

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深之談似正實非正也
太史公尊孔子爲世家謂載籍極博必攷信於六
藝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莊皆卓然有功
於聖學故其文與六經竝傳而不媿若元明言經
者非勦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卽幸而廁名甲部亦
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尙哉先生上下數千年
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
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訂曲直不揜其
失而亦樂道其長視鄭漁仲胡明仲專以詬罵炫
世者心地且遠過之又謂稗乘脞說間與正史岐
互者本史官棄而不采今或據以駁正史恐爲有
識所譏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
者矣予生平嗜好與先生同又少於先生二歲而

衰病久輟鉛槧索然意盡讀先生書或冀忍然汗
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六月十日嘉定錢大昕序

序

經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跡三代以上明於理而經
立三代以下詳於跡而史興世愈積事愈多其於
天下之情變古今之得失蓋有不可枚舉者矣立
乎今日以溯古人遼闊數千年世盡徃於目前之
近沿流既遠前後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爲曩
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質文之運遞相救也亦
遞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趨而前代已啓其端
有彼一代之所開而後代遂衍其緒世第紛然交
眩於成敗廢興之跡回惶變易而卒不得其所以
致之者後之讀史者排比事類商榷倫物不過取
一人一事而予奪之毀譽之蓋皆未離乎經生之
見也陽湖趙甌北先生以經世之才具冠古之識

自太史出守擢觀察甫中歲卽乞養歸優游林下者將三十年無日不以著書爲事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方先生屬稿時每得與聞緒論及今始潰於成竊獲從編校之役反覆卒讀之嗟夫自士大夫沈湎於舉業局促於簿書依違於格令遇國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興建茫然不識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與夫維持補救之方雖使能辨黃初之僞年收蘭臺之墜簡於以稱博雅備故實足矣烏足以當經世之大業哉然則使先生翺翔木天徑籩青雲以備經筵之啓沃必能援古證今指陳貫串否則敷歷外臺建牙仗節斟酌時宜折衷往昔其所裨於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僅托之此書以傳也昔趙中令自謂以論語一部理天下夫中

令則何能然讀是書而有會焉洵乎其得史學之
大且重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也世嘗謂宰相須
用讀書人豈不諒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謹述之
如此

嘉慶五年五月寶山後學李保泰拜書

廿二史劄記小引

閒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
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
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多惟是家少藏書不
能繁徵博採以資參訂間有裨乘脞說與正史歧
互者又不敢遽詫爲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
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
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
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
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
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
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自惟中歲歸田遭時
承平得優游林下寢饋於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

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
有可用者則吾豈敢陽湖趙翼謹識

乾隆六十年三月

有難具以此為參依五史以勸表志中參五史
以難計文與今史其相以獨五史之精不與胡
善信通無不其人史其相棄而不相皆必育
互告又不煩製其為野間文奇蓋一升也史其
論變難對社以資參信間有朝乘對鏡與五史如
有河野陣陷信限於對久後參對是家少藏書不
對歷升史書專職而舞對對於來覽與與日其
閱局無事購書更日而資對對檢不請和
廿二史劄記小序

廿二史劄記目錄

卷一

史記 漢書

司馬遷作史年歲 班固作史年歲 各史

例目異同 史記編次 褚少孫補史記不

止十篇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律書

即兵書 史記變體 漢王父母妻子 五

世相韓 過秦論三處引用 史記自相岐

互處 史漢不同處 史漢互有得失

卷二

史記 漢書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漢書增傳 漢書增事蹟 漢書書恆山王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帝多自立

廟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侯王自

置官屬 武帝年號係元狩以後追建 漢

儒言災異 漢重日食 漢詔多懼詞 漢

時以經義斷事 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

現任官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老孝

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三公官 災異策免

三公 上書無忌諱 上書召見 漢武用

將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與蘇武同出

使者

卷三 史記 漢書

漢使立功絕域 武帝時刑罰之濫 兩帝

捕盜法不同 呂武不當竝稱 漢初妃后

多出微賤 婚娶不論行輩 皇子繫母姓

漢公主不諱私夫 漢諸王荒亂 上尊

養牛 兩漢多鳳凰 漢多黃金 先生或

只稱一字 漢外戚輔政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喪服無定制 長官喪服 王莽之

敗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王莽自殺

子孫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卷四 後漢書

後漢書編次訂正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漢帝多自作詔 光武信讖書 光武多免

奴婢 東漢功臣多近儒 東漢四親廟別

祭 東漢諸帝多不永年 東漢多母后臨

朝外藩入繼 外藩入繼追尊本生 夫在

稱太 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卷五 後漢書

珍做宋版印

累世經學 四世三公 東漢尚名節 曹

娥叔先雄 召用不論資格 擅去官者無

禁 籍沒財產代民租 倩代文字 黨禁

之起 東漢宦官 宦官之害民 漢末諸

臣劾治宦官 宦官亦有賢者

卷六 三國志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三國志書法

三國志多迴護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立傳繁簡不同處 三國志誤處

荀彧傳 荀彧郭嘉二傳附會處 陳壽論

諸葛亮 裴松之三國志註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漢復古九州 關張之勇 借荊州之非

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 禪代 魏晉禪代

不同 九錫文 一人二史各傳 晉書

晉書二 王導陶侃二傳褒貶失當

卷八 晉書

八王之亂 晉書所記怪異 東晉多幼主

晉帝多兄終弟及 愍元二帝即位 僭

偽諸君有文學 九品中正 六朝清談之

習 清談用麈尾 騶虞幡 建業有三城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相墓 唐人避

諱之法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宋書本紀書法

宋齊書帶敘法 宋書紀魏事多誤 宋

書南史俱無沈田子沈林子傳 齊書舊本

齊書缺一卷 齊書書法用意處 齊書

類叙法最善 梁書悉據國史立傳 梁書

編傳失檢處 梁書多載飾終之詔 梁書

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古文自姚察始 陳

書多避諱 蕭子顯姚思廉皆為父作傳入

正史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 南北史子孫附

傳之例 南史刪宋書最多 南史過求簡

淨之失 南史誤處 南史增齊書處 南

史與齊書互異處 南史增刪梁書處 南

史刪梁書處 南史增梁書有關係處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梁南二史岐互處

南史於陳書無甚增刪 南史與陳書岐

互處 宋齊多荒主 宋世閨門無禮 宋

子孫屠戮之慘

卷十二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人君即位冠白紗帽 齊梁之君多才學

齊明帝殺高武子孫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朝以射雉為獵 江左世族無功臣

梁武存齊室子孫 陳武帝多用敵將 齊

梁臺使之害 六朝多以反語作讖 哀策

文 南朝陳地最小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珍做宋版印

魏書多曲筆 魏書紀傳互異處 爾朱榮

傳 西魏書 附謝蘊山答書 復蘊山書

北史魏書多以魏收書為本 北史改編

各傳 北史全用隋書 南北史兩國交兵

不詳載 北史與魏齊周隋書岐互處 北

史書法與周隋書不同處 北史紀傳互異

處 大業十四年 太上皇帝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皇太孫 皇太弟 帝王行三年之喪 女

后之賢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 後魏

追盜之濫 保太后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

魏始 後魏以鑄像卜休咎 後魏百官無

祿 後魏刑殺太過 魏以奄人爲外吏

魏孝文遷洛 魏孝文帝文學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北朝經學 南朝經學 魏多家庭之變

魏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諸帝多幼年即位

元魏時人多以神將爲名 財婚 高門

士女 魏齊斗秤 假官 周隋唐皆出自

武川 北齊以廝役爲縣令 齊文宣帝能

預知 北齊宮闈之醜 北齊百官無妾

北齊有賢闈 誦經獲報 後周詔誥用尚

書體 魏末周初無年號 隋書志 一帝

數后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隋獨孤后

妬及臣子

卷十六

新舊唐書

舊唐書源委

新唐書

唐實錄國史凡兩

次散失

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新唐書本紀書法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

亂

新書改編各傳

卷十七

新舊唐書

新書增舊書處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刪舊書處

卷十八

新舊唐書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新書好用韓柳文

新書詳載章疏

舊書互異處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新舊書誤處 新舊書刻本各有脫誤處

卷十九 新舊唐書

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徵 時政記 天子

不觀起居注 唐諸帝多餌丹藥 元宗五

代一堂 唐有兩上元年號 德宗好為詩

褒貶前代忠奸 諡兼美惡 唐追贈太

子之濫 帝號標后諡 皇后哀冊尊稱

祔葬變禮 諡后於廟 兩太后竝稱 皇

太后不祔葬 建成元吉之子被誅 沒入

掖廷 唐女禍 武后之忍 武后納諫知

人 改惡人姓名 朝賀近臣先行禮 大

臣搜檢 度牒

卷二十 新舊唐書

唐代宦官之禍 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唐宦官多閩廣人 唐節度使之禍 方鎮

兵出境即仰度支供餽 方鎮驕兵 盜殺

宰相有二事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論

間架除陌宮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豪宴

名父之子多敗德 李勣子孫 安祿山執

送京師之事 睢陽殉節尚有姚闥 唐初

三禮漢書文選之學 唐古文不始於韓柳

唐前後米價貴賤之數 長安地氣 黃

巢李自成

卷二十一 五代史

薛居正五代史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薛

史書法迴護處 薛史失檢處 薛史亦多

直筆 薛歐二史體例不同 歐史不專據
薛史舊本 歐史書法謹嚴 歐史傳贊不
苟作 歐史失檢處 一產三男入史 五
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卷二十二 五代史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五代姑息藩鎮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鹽麴之禁 五代

濫刑 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魏

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一軍中有五帝 五

代諸帝皆無後 周祖四娶皆再醮婦 寵

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張全義馮道 五

代人多以彥爲名

卷二十三

宋遼金史

珍做宋版印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遼二

史不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

二史不相合處

宋代史事最詳

宋史

宋史各傳迴護處

宋史各傳附會處

卷二十四

宋史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宋史各傳錯謬

處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宋史排次失

當處

史家一人兩傳

監板宋史脫誤處

趙良嗣不應入奸臣傳

王倫

宋初降

王子弟布滿中外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

貯錄名臣後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宋初考古之學

宋初嚴懲賊吏

卷二十五 宋史

宋封王之制 宋待周後之厚 宋郊祀之

費 宋制祿之厚 宋祠祿之制 宋恩蔭

之濫 宋恩賞之厚 宋冗官冗費 南宋

取民無藝 宋軍律之弛 宋科場處分之

輕 定罪歸刑部 宋遼金夏交際儀

卷二十六 宋史

歲幣 和議 西夏番鹽 宋宰相屢改官

名 宋節度使 繼世為相 三入相 四

次入相 兩次入相 王安石之得君 青

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車蓋亭詩 同文館

之獄 秦檜文字之禍 秦檜史彌遠之攬

權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端平入洛之師

宋史缺傳 張世傑李庭芝姜才 夏貴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卷二十七 遼史金史

遼史 遼史二 遼史立表最善 遼史疎

漏處 遼帝皆有簡便徽號 遼后族皆姓

蕭氏 遼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官世

選之例 遼族多好文學 遼燕京 金廣

燕京 元築都城 明南北京營建 金史

金史失當處 遼金二史各有疎漏處

金史迴護處 金史誤處 金史紀傳不相

符處 金史氏名不畫一 宋史金人名多

與金史不符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宗弼渡

江宋金二史互異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

卷二十八 金史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金制追謚帝后之濫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代文物遠勝遼

元 金一人二名 金記注官最得職 大

定中亂民獨多 金考察官吏 金推排物

力之制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 金元俱有

漢人南人之名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

隨地為屬 衍慶宮圖畫功臣 金用兵先

後強弱不同 金初漢人宰相 金俗重馬

金以壞和議而亡 九公十郡王 金末

賜姓之例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海陵

荒淫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金中

葉以後宰相不與兵事 憫忠寺故事 日

行千里 避孔聖諱

卷二十九 元史

元史 金元二史不符處 宋元二史不符

處 金史當參觀元史 元史自相歧誤處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元史迴護處 元

史附傳有得失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

臣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元史人名不

畫一 蒙古官名 金義宗 元建國號始

用文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宮中

稱皇后者不一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代叛王 各朝國書

卷三十 元史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初州縣官

多世襲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元代專

用交鈔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元

時選秀女之制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杖罪以七爲

斷 元季風雅相尙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一母生數帝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

吉 弟爲皇太子 叔母爲太皇太后 庚申

帝 守節絕域 郝經昔班帖木兒 元初

用兩國狀元 縱囚 元封乳母及其夫

安南王居漢陽 老爺同寅臬司 牛腹療

重傷 忍痛 牛皮船 彌勒佛謠言 賈

魯治河無久計

卷三十一 明史

明史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大禮之議

李福達之獄 袁崇煥之死 周延儒之入

奸臣傳 劉基廖永忠等傳 喬允升劉之

鳳二傳

卷三十二 明史

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明祖文義 明初文

字之禍 明初文人多不仕 胡藍之獄

涂節汪廣洋之死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

祖多養異姓爲子 明初徙民之令 明分
封宗藩之制 明官俸最薄 明宮殿凡數
次被災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宮人殉葬
之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卷三十三

明史

明初吏治 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
特簡廷臣出守 遣大臣考察官吏 內重
懲貪吏 明大臣久任者 大臣薦舉 明
內閣首輔之權最重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
由吏部 明吏部權重 揚州同時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卷三十四

明史

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 明邊省攻勦

兵數最多 用兵有御史核奏 將帥家丁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成化嘉靖中方技

授官之濫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

兩次 正德中諫南巡受杖百官 明代文

人不必皆翰林 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明仕宦僭越之甚 擅撻品官 明鄉官虐

民之害 吏役至大官 海外諸番多內地

人爲通事 嘉靖中倭寇之亂 外番借地

互市 天主教

卷三十五

明史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缺官不補 三

案 三案俱有故事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

禱之多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末書

生悞國 明代宦官 魏闈生祠 闈黨

卷三十六 明史

汪文言之獄 明末遼餉 勦餉 練餉 明末

督撫之多 明末巡撫多由邊道擢用 明

季遼左陣亡諸將之多 明末督撫誅戮之

多 四正六隅 明末僭號者多 疎屬 流

賊偽官號 明從賊官六等定罪 明代先

後流賊 唐塞兒 劉千斤 李翦子 葉宗留等 鄧茂七 李添保 黃

徐鴻儒 劉香

廿二史劄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卽紬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卽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則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

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略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爲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况安死後遷尙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敘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

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爲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歲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採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

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尙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其

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于左

本紀 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爲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旣廢所立者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於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卽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爲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爲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

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
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爲
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
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金史於太祖
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彷彿書世
紀之名最爲典切

世家 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
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
改爲列傳按班固傳改世家爲列傳係其父彪變例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

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
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
後歷代因之晉書於僭僞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
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者

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 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旣爲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爲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旣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屬

贅設也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共五表

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无忌贊

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實延篤作百官表皆不傳袁希之又有漢表態方有後漢表李燾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爲詳贍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

之作十志律歷志則本於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

志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
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
藝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
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爲郡國又增禮儀祭祀
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
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
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爲天象地理爲地形祥瑞
爲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
史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
并撰者其藝文則改爲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
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
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卽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
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

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不載

列傳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

專記一人事蹟也

說見陔餘叢考

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

自遷始又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款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

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孝友忠義爲孝義恩倖爲倖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爲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款隋書

改忠義爲誠節孝行又爲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僞一欵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姦臣三欵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欵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節死事二欵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別也宋史增道學一欵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爲能吏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亦

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閹黨
流賊及土司傳

史記編次

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
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
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
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
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
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
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
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

註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靳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文詞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尙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鈎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鈎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

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

三年距天漢四年尚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爲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爲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旣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旣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爲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爲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寔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無所得乃

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
狐鹿姑單于立是爲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
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
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
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
合則知史記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
奴者非遷原本也遷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誤年
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
塞不利引還便止

遷自敘謂訖於太初則并
在陵降匈奴之前

而褚少孫於數十

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年代卽以
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
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

按史公自敘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

傳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於後人補之也班固作遷傳但云十篇有錄無書而不言少孫所補然班書內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陽公主以衛青爲夫等事皆採少孫語入列傳則知少孫所補久附史記並傳矣

又按史公自序作武帝紀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舉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紀是遷所作武紀凡征匈奴平兩越收朝鮮開西南夷以及修儒術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編入非僅侈陳封禪一事也今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篇所敘武帝事遂以

作武帝本紀凡封禪書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

帝

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

其文字稍異者惟毫人謬忌武紀改

云薄誘忌少翁以書置牛腹中天子識其手書
武紀改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者而已武紀
贊亦全用史公封禪書後文無一字改易因思
少孫所補大概多抄錄舊文不必自作如龜策
傳內宋元王與衛平論龜之文皆是韻語此必
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後所云首仰首俛足開
盼開之類亦是當時龜卜成法特少孫抄入以
補缺耳至扁鵲倉公傳雖非少孫所補然淳于
意答文帝詔問之語所治何人所療何症自成
一篇亦必當時有此現成文字而抄入者使史
遷爲之必不如此瑣屑竊意扁鵲傳史遷原文

也倉公傳亦少孫抄入者也

褚少孫沛人嘗受詩于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

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張長安唐長安與少孫同受業王式漢書儒林傳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并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幸之處

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

史記律書即兵書

史記所缺十篇張晏謂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
 史記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駁張晏之誤不
 知律書即兵書也遷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
 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
 明之故作律書云云是遷所作律書即兵書也今
 褚少孫所補序亦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
 尤重遂極論秦時黷武漢定天下偃兵息戰等事
 是亦尚見兵律相關之意而其傳則又專序律呂
 上生下生之法與兵事毫不相涉此篇最無頭緒
 蓋少孫補作時見遷序目有司馬法太公孫吳字
 樣故其序以兵律相關為言至其正文則以律書

爲名遂專取律呂以實之而與兵事不相涉也張
晏謂兵書者專指史遷序目而言顏師古駁之者
專據少孫所補律呂而言度史遷原文必有兵與
律相應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記變體

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等傳記功
俱用此法并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
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
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
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
所據功冊而遷料簡存之者也

張良傳以諸將未定封上急趣丞相
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

然亦可見漢初起兵卽令諸將各立簡牘以紀勞

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業也又張
蒼任敖周昌合爲一傳竇嬰灌夫田蚡亦合爲一
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漢書皆全用
之漢書韓安國傳下半篇全載王恢與安國辨論
擊匈奴事一難一答至十餘番不下斷語亦一奇
格

漢王父母妻子

高祖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城
尋爲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
去道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屬反遇楚軍
爲羽所得常置軍中爲質據史記謂是時羽取漢
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
不言父母妻子其後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

溝爲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

子而班書亦但言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

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時母死於小黃羽所得者但有

太公呂后而以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

之通稱非真有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

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爲高祖

異母弟則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記謂同母少弟漢書則謂同父少弟顏師古註言同父則知其異母也按吳王濞

傳鼂錯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則元王乃異母弟無疑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正指侯公說項羽歸漢王家屬之事曰皇媼來歸明言漢高之母也孝

惠帝尚有庶兄肥後封魯爲悼惠王當高祖道遇

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

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

事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爲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

項軍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

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疎漏矣

五世相韓

史記稱張良以五世相韓故爲韓報仇然五世指韓王而言謂韓王五世皆張氏爲相非張氏五世皆相韓也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釐王及悼惠王是爲五世顏師古註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過秦論三處引用

賈誼過秦論大指謂秦尙法律不施仁義以至一夫作難天下土崩史遷用之秦本紀後最爲切當乃褚少孫又引之於陳涉世家後則以其中有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數語故牽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於陳涉項羽傳後引此及史遷所論項羽

者以作二人傳贊未免數典而忘其祖也。再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文而卽以爲己作未嘗自言引用史遷云云所引過秦論及戰國策陸賈新語之文亦卽以爲己作未嘗自言引用某人蓋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抄竊爲嫌也。

漢書五行志記秦始皇瀆池君

遺璧之事却書明引用史記之文

史記自相歧互處

史記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假然後出兵據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爲楚懷王之言

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并將之澤

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爲帝哀王遂資其
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卽曰
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

長安

漢書
亦同

朱建傳謂黥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
事在黥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閔孺而朱建傳又
云孝惠有閔籍孺是并二人爲一人漢書亦云閔
籍孺

酈食其傳旣敘食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
敘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尙爲郎中令
終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旣云景帝崩

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複且不可解

史漢不同處

一代修史必備衆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後筆之於書觀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十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卽如班固作漢書距

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
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
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
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後知
正史之未可輕議也其間有不同者張泌有漢書
刊誤朱子文有漢書辨正劉巨容有漢書纂誤今
皆不傳現存者惟劉攽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
誤補遺皆不過就本書中穿穴訂正非於此二書
外別有援據以資辨駁也劉仁翁有班馬異同蓋
亦就史記漢書歧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
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列於後

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
殺龍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

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
臯爲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
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於楚史記在漢王卽
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卽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
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後史記謂
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
洛陽二書紀事每差一年

項羽陳涉二人史記稱項王陳王漢書改爲列傳
故皆稱名

史記項羽立田都爲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爲
齊王漢書謂榮攻都都走降楚

史記項紀高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
山王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高紀則云羽使九江

王布擊殺義帝于郴

顏師古註謂衡山臨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殺義帝而擊殺者乃九江王也

史記項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從

盱眙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謂羽與

沛公等聞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

項羽分王諸將史記先敘諸將分王畢方敘徙楚

懷王於長沙漢書則先敘徙懷王然後分王諸將

史記分王諸將韓王成都陽翟漢書無都陽翟三

字以成雖有此封實未至國也

按史記成無軍功羽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

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彭越

擊殺田安榮遂王三齊

史記項羽美人名虞漢書謂姓虞氏

史記漢騎將追項羽為羽所叱人馬俱驚者為赤

泉侯而不著姓名漢書則曰楊喜然史記羽死後

分其四體者有楊喜又不言卽赤泉侯

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處也漢書謂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則富人女以夫爲庸奴故去之也

史記盧綰陳豨分兩傳漢書兩人合爲一傳以綰之反因陳豨事見疑而起也

荆王劉賈史記謂不知其何屬漢書謂高祖從父兄

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謂高祖從祖兄弟

任敖傳史記謂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漢書謂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

史記倪寬在儒林尚書條內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條內漢書皆改入列傳

史記循吏傳載周秦間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漢書所載則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人也

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漢書以其子孫多爲名公卿乃以湯另入列傳其他酷吏游俠佞幸內較史記各有所增則皆遷以後人也惟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列入白圭猗頓烏氏佽巴寡婦清等但去子貢耳試思漢書也而敘周秦間人耶

史記儒林傳以詩爲首次尚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書儒林傳以易爲首次尚書次詩次禮次春秋史記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求盜者亭長之副也薛有作冠師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師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刪一之字便不明

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雲氣求輒得之漢書刪却卽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也漢書刪此三字便覺無意

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史記漢王敗入關又東出袁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漢書作轅生

陳涉傳漢書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記項羽燒秦宮室東歸說者譏其沐猴而冠漢

書說者乃韓生也

吳王濞傳史記高祖封兄仲爲郃陽侯漢書作合陽侯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按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張良傳史記載其所致四皓姓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傳史記沛公拜勃爲虎賁令漢書作襄賁令史記周文漢書作周仁張叔漢書作張毆

史記梁平王傳有告變者曰類犴反漢書作犴反又史記告變後驗實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漢書則云削五縣尚有十城

史記田蚡傳景帝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漢書則

云武帝初卽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按景帝後三年正是武帝卽位之歲蚡乃武帝所封特是時尚未改元故耳

李廣傳史記廣爲匈奴所得絡而盛兩馬間廣佯死睨其旁一胡兒騎善馬乃忽騰而上推墮兒乘其馬歸漢書謂抱胡兒鞭馬南馳

李陵傳史記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漢書謂漢聞李陵教匈奴爲兵遂族其母妻子後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

史漢互有得失

垓下之戰 史記高祖紀敘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頗詳漢書高紀但撮敘數語然殺項羽是漢王一大事漢書略之殊失輕重

高祖紀末 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獨總敘高祖之明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又史記高紀既敘高祖八男而呂后紀內又敘之殊複漢書兩紀俱不敘另立高五王傳

孝文紀 史記於後六年忽總敘帝之節儉寬厚下方敘後七年六月帝崩殊屬非法總敘自應在帝崩後也漢書取此語作贊

吳王濞傳 史記鼂錯議削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趙王河間郡膠西王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按是時廷臣所議削者即豫章會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今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

下又云方議削吳是又於二郡外再議削矣則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者又何說耶漢書先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爲明晰

七國反時 史記謂膠西王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漢書獨無濟北按齊孝王傳是時孝王狐疑不同反尋被臨菑等三國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來告漢兵且至遂堅守及漢將欒布等解三國圍後聞齊亦通謀將伐之孝王懼自殺而濟北王以城壞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故亦不同反後聞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梁孝王爲之辨雪

乃得不坐

鄒陽傳

據此則齊與濟北二王亦非必能堅

守之人史記謂膠西來約同反時齊濟北皆許諾從其實也漢書獨無濟北則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於約反之內則齊王不惟不反且有堅守之功何以轉列於從反之內乎豈以齊王自殺遂坐以反謀濟北免罪則并其先欲從而不得反之處概爲隱諱耶

四國攻臨菑時 史記謂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按膠西聽吳王之謀使人約諸王反則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爲主謀亦非

淮南厲王傳

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

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
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
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
令呂后母之漢書敘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
幸上有子按是時厲王尙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
史記以爲有身較穩

厲王以罪廢徙蜀 史記謂一路傳送者皆不聽
發車封王謂侍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
以死聞按既不發封則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
共語則餓死後豈不聲言直待雍令發封始知耶
漢書先敘王語方敘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
文義較明

廿二史劄記卷一

漢書卷之六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匈奴者天之驕子也
 自軒轅之戰
 匈奴遂弱
 漢世匈奴
 雖時時寇掠
 然其氣已衰
 武帝即位
 匈奴遂滅
 漢書卷之六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匈奴者天之驕子也
 自軒轅之戰
 匈奴遂弱
 漢世匈奴
 雖時時寇掠
 然其氣已衰
 武帝即位
 匈奴遂滅

廿二史劄記卷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剪裁如鴻門之會沛公危急賴項伯張良樊噲等得免彭城之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以俱行陳平間楚使去范增鴻溝解兵張良陳平勸漢王追楚漢王至固陵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史記皆詳於項羽本紀中漢書則項羽傳略敘數語而此等事皆詳於高祖紀內蓋史記爲羽立紀在高紀前故大事皆先載羽紀使閱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諸紀傳自可了然漢書則項羽改作列傳次於帝紀世家之後而

高紀則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紀詳之而羽傳不必再敘也

呂后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史記載呂后紀內而外戚傳敘呂后處不複載漢書呂后紀專載臨朝稱制之事而殺戚姬等事則入外戚傳中蓋紀以記朝政傳以詳細事固各有所當也

齊悼惠王來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禮使坐上坐呂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爲壽呂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史記在呂后紀內漢書則入於齊悼惠傳而呂紀不載韓信從至漢中不見用亡走蕭何自追之薦於漢王遂拜大將史記在信傳內漢書已詳其事於高紀故信傳不復敘

蒯通說范陽令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

范陽令史記在張耳陳餘傳內漢書另立通傳詳其事故耳餘傳僅摘敘數語

盧綰反高祖親擊邯鄲卽用趙人爲將史記詳於綰傳漢書入高紀故綰傳不載

史記韓信傳贊另提出信貧時葬母度其旁可置萬家以見其志度不凡漢書則以此敘入信傳韓信將擊齊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通曰將軍受詔擊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得無行也史記詳信傳內漢書另入通傳

蒯通說信三分鼎足之計至數千言史記在信傳內漢書亦另入通傳

吳楚反袁盎對景帝以爲不足憂鼂錯在旁善其語上問盎計安出盎請屏人語惟錯尙在盎又謂

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錯避入東廂盜遂請
斬錯以謝七國上因斬錯史記以此事敘在吳王
濞傳內漢書敘入錯傳而濞傳刪之

淮南王安與伍被謀反被先諫之繼又爲畫策其
文甚麗史記載入淮南王世家內漢書另立伍被
傳載此文而安傳刪之

田叔傳史記載高祖過趙嫚罵趙王王之臣趙午
貫高等不平謀逆後事發收捕趙王等漢書以此
事敘入趙王傳故田叔傳不復詳敘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
十餘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
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爲定評者蓋遷喜

敘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
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
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
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
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摘開于後
賈誼傳史記與屈原同傳以其才高被謫有似屈
原故列其弔屈賦鵬鳥賦而治安策竟不載按此
策皆有關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
亦多用其言何得遺之漢書全載

鼂錯傳載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
下等疏賢良策一道皆有關世事國計
路溫舒傳載尚德緩刑疏

賈山傳載其至言

鄒陽傳載其諷諫吳王濞邪謀一書

枚乘傳載其諫吳王謀逆一書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論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國主和親反覆辨論凡十餘番皆邊疆大計

公孫宏傳載其賢良策并待詔時上書一道帝答詔一道

以上皆史記無而漢書特載之者其武帝以後諸傳亦多載有用章疏

韋元成傳載其宗廟議禮之文原本經義可爲後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劉歆等所論廟制按匡衡等皆元成以後之人與元成何涉以其於禮制互相發明故并載元成傳內

匡衡傳載其所上封事元帝時論教化之原成帝

時論燕私之累皆有闕君德

總計漢書所載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馬相
如傳所載子虛賦喻蜀文諫獵疏宜春宮賦大
人賦史記亦載楊雄傳載其反離騷河東賦校獵賦長
楊賦解嘲解難法言序目此雖無關於經術政
治而班固本以作賦見長心之所好愛不能捨
固文人習氣而亦可爲後世詞賦之祖也

漢書增傳

漢書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記舊文間有史
記無傳而增立者今列於後

史記無吳芮傳蒯通則附韓信傳內伍被則附淮
南王傳內漢書俱另立傳

史記有齊悼惠王世家而趙隱王如意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皆無傳趙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內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闕之漢書皆立傳

景帝子爲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爲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各立傳而河間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史記張騫附衛青傳後寥寥數語而詳其事于大宛傳漢書另立騫傳

史記李陵附李廣傳後但云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與單于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餘人蓋遷以陵事得禍故不敢多爲辨雪也漢書特爲陵立傳詳敘其戰功極有精采并述司馬遷對上之語爲

之剖白

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尙未歸也漢書爲立傳敘次精采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涼使遷爲之恐亦不能過也魏禧謂固密於體而以工文專屬之遷不知固之工於文蓋亦不減子長耳

漢書增事蹟

韓信傳信貧時葬母營高燥地度其旁可置萬家史記以此事作贊漢書則敘於傳內又增漢王使信擊魏豹信問酈生魏得無用田叔爲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又增信旣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北舉趙東擊齊絕楚糧道與大王會滎陽漢王卽與兵三萬史記但云漢王遣張

耳與信北擊趙代

楚元王傳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之事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於浮邱伯後隨高祖軍中出入臥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邱卒業申公好詩爲魯詩元王次之其詩傳號曰元王詩并其孫戊襲位初爲穆生設醴後竟胥靡申公等事

蕭何傳漢書增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爲漢王漢王怒欲攻羽蕭何力言不可乃之國

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平曰可漢書增陵責平負先帝約及平自解之語

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賢王也史

記世家開首卽敘其以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
述其賢行并其諫伐南粵一書最可傳者亦但載
入嚴助傳而安世家內不載漢書則增其好學作
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
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
及安入朝獻賦頌等事

石慶傳漢書增武帝責丞相一詔

李廣傳漢書增廣斬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
獎譽一詔

衛青傳漢書增青初爲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爲
大將軍而平陽主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
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
從我奈何用爲夫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遂以青

尚主按此事本在褚少孫外戚世家遺事內史遷是時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也漢書蓋卽取少孫所補

公孫宏傳漢書增宏沒後爲相者李蔡等十餘人盡誅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宏之能得君也

鄭當時傳末漢書增翟公罷官賓客皆散後復官舊時賓客又將來乃署其門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等語此本史記引之作贊語已無甚關涉而漢書增入當時傳中尤覺無謂

漢書書恆山王

漢書呂后紀孝惠帝張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殺其母名之立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稱制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宏爲襄

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
子而所生母被殺出怨言太后乃廢之以幽死更
立恆山王宏爲帝太后崩大臣以宏及三弟皆非
孝惠子共誅之恩澤表五行志並云皆呂氏子周勃傳亦云呂
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令孝惠子之由前所書
則強等孝惠後宮子也由後所書則皆非孝惠子
也此已屬岐互且先所書恆山王則不疑也宏則
襄城侯也後忽云立恆山王宏爲帝更不明晰據
史記則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卽恆山王不疑薨以山
改封常山王更名義後立爲帝又名宏始覺了了
此雖小節亦見史記之密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書武帝紀贊謂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
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舉封禪紹

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有三代之風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是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因匈奴屢入寇則使衛青七出塞擊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孫敖築受降城徐自爲築五原塞千餘里列亭障至盧胸徙貧民實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擊匈奴右地降渾邪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自燉煌西至鹽澤起亭障屯田於輪臺渠黎此開境於西與北者也使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取南粵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此開境於極南者也又使楊

僕及橫海將軍韓說等擊東越東越人殺其王餘善降遂徙東越之民於江淮而空其地此開境於東境者也又使唐蒙司馬相如諷諭西南諸夷繼遣中郎郭昌衛平等平南夷爲牂柯郡邛都爲越巂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白馬爲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後入朝以滇地爲益州郡此開境於西南者也又使楊僕及左將軍荀彘擊朝鮮以其地爲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此開境於東北者也又使張騫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國君長皆慕化入貢此開境於極西者也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淪入外國而武帝恢復之者如朔方朝鮮南越閩越秦時雖已內屬然不過羈縻附隸至武帝始郡縣其地也并有秦所本無而新闢之者西北則泗

泉敦煌等郡南則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則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國又秦時所未嘗聞也統計武帝所闢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通尚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永爲中國四至千萬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時韋元成等議以武帝豐功偉烈奉爲世宗永爲不毀之廟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謂其不能法文景之恭儉轉以開疆闢土爲非計者蓋其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當時實爲天下大害故宣帝時議立廟樂夏侯勝已有武帝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天下虛耗之語至東漢之初論者猶以爲戒故班固之贊如此其西域傳贊亦謂光武閉玉門關謝外國朝貢雖大禹之敘西戎文帝之却走馬殆無以過其持論猶此意也

漢帝多自立廟

西漢諸帝多生前自立廟漢書本紀文帝四年作顧成廟註帝自爲廟制度狹小若可顧望而成者賈誼策有云使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卽指此也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游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陽池俱見漢書註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御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

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繒者婁敬則輓車者
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蓋
秦漢間爲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
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爲固然其後
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旣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
大族又篡弑相仍禍亂不已再并而爲七國益務
戰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
卿之局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游說
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爲相征戰則孫
臚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白身而爲將此已開後
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尙在有國者天方
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掃除之使匹夫而
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

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
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威虐
毒痛人人思亂四海鼎沸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
匹夫起事角羣雄而定一尊其君旣起自布衣其
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
爲之也天之變局至是始定然楚漢之際六國各
立後尙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
成韓王信齊王田儋田榮田廣田安田市等卽漢
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韓等繼分國以侯絳
灌等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
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所封異姓王
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狃於故見而
天意已另換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時尙有分

封子弟諸國迨至七國反後又嚴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徵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漢書齊悼惠王傳贊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漢但爲置丞相而已此可見當日法制之疎也今按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傳是二千石得自置也田叔爲人廉直趙相言於趙王張敖卽以爲郎中田叔傳是郎中亦自置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大王逐漢所置相二千石而請自置皇帝屈法許之是并得自置相矣昭書又云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

主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從蠻夷來歸者內史縣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屬官韓安國爲梁內史孝王則欲以公孫詭爲之竇太后詔不許是時已在七國反後故禁令稍嚴武帝以衡山王驕恣乃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則禁網更密矣其後又有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貧者或乘牛車悼惠傳贊蓋法制先疎闊而後漸嚴亦事勢之必然也

武帝年號係元狩以後追建

古無年號卽有改元亦不過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漢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乃以明年爲後元年景帝卽位之七年改明年爲中

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爲後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創爲年號朝野上下俱便於記載實爲萬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極卽建年號也據史記封禪書武帝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至雍郊見五時以後則但云其後其後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見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號從前之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歲年也不然則武帝六年卽應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書元光幾年元朔幾年豈不簡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後年耶又按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

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後但改爲後元年而無復年號蓋帝亦將終矣

漢儒言災異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迨人事繁興情僞日起遂與天日遠一日此亦勢之無可如何也卽以六經而論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尙書次之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至詩禮樂盛于商周則已多詳於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諸作不一二見也惟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非孔子所創也戰國紛爭詐力相尙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

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五行志序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

切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

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

邑王爲帝無道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

臣下有謀上者時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

世漏言安世實未言乃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

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謀上者光安

世大驚勝傳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

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

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俟上至爲逆事發伏誅賀傳

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

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

或一歲無不屢中房傳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

爲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
白鶴館火奉傳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
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
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
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李尋
謂日失其度晡昧無光陰雲邪氣在日出時者爲
牽於女謁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爲大臣
欺誣日入時者爲妻妾役使所營也孔光謂皇之
不極則咎徵薦臻其傳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
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
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

是皆援天道以証人事若有杪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機智競興權術是尙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卽有志圖治者亦徒詳其法制禁令爲人事之防而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者間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見但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夜恆星不見星

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
麋有蜮鸚鵡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
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如果
與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
行傳者皆以爲劉向所作然漢書五行志先引
經曰則洪範本文也次引傳曰顏師古初未註
明何人所作今觀夏侯勝引洪範五行傳以對
張安世則武帝末已有是書不自劉向始也漢
代言陰陽災異者惟眭孟與勝同時其餘京房
翼奉劉向谷永李尋解光等皆在勝後見眭宏壽
傳贊則
勝所引必非諸人所作也在勝前者有董仲舒
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陰陽本之春秋不出於洪

範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無推演五行之處
至尚書雖自景帝時伏生所傳而伏生亦未言
洪範災異其弟子作尚書大傳亦無五行之說
惟夏侯始昌以尚書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柏梁
臺災日至期果驗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甚
重始昌然則勝所引洪範五行傳蓋卽始昌所
作也其後劉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漢重日食

漢文帝詔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今日食適見
于天災孰大焉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光
武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
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書
者不得言聖明帝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

月薄蝕彗孛見天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
動變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諱又詔曰朕以
無德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
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帝詔曰
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聖
君博思咨諏有開匱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
而已以上諸詔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尙遇災而
懼如此他如西漢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
二年之詔哀帝元壽元年之詔東漢和帝永元六
年之詔雖庸主亦以災異爲憂甚至明帝永平十
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蓋漢時去古未遠
經傳垂戒之語師友相傳如孔光論日者衆陽之
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則日蝕應之谷永以正月

朔日蝕爲兵亂將作劉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爲弑君三十六之應鄭興亦疏言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今孟夏純乾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馬嚴亦疏言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是陰盛凌陽之象也丁鴻亦以爲臣凌君之象蓋皆聖賢緒論期於修德弭災初不以爲次舍躔度之常不關人事也

漢詔多懼詞

文帝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元帝詔曰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恥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又詔曰朕掩于王道靡瞻不眩靡

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心未得東漢明帝詔曰
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
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實賴有德左右小子又詔曰
比者水旱不時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
帝卽位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不敢
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
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
憂歟岐山得銅器詔曰今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
伯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曷爲來哉和帝詔曰
朕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而未獲忠言至
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又詔曰比
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雪今春無雨黎民
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

何辜今人安帝詔曰朕以不德不能興和降善災
異蜂起寇賊縱橫百姓匱乏疲于徵發朕以不明
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順帝詔曰朕涉
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憂瘁永嘆
疚如疾首以上諸詔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
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而安兩
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

漢時以經義斷事

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
是非如張湯爲廷尉每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
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讞湯傳倪
寬爲廷尉掾以古義決疑獄奏輒報可寬傳張敞爲
京兆尹每朝廷大議敞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

是也

傲傳

今見于各傳者宣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

稱衛太子舉朝莫敢發言京兆尹隼不疑至即令

縛之或以爲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

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已爲

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曰公卿當用經術明大義

者

不疑傳

匈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

秋士均侵齊聞齊侯卒引師還君子善其不伐喪

今宜遣使弔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仁義宣

帝從之呼韓邪單于遂內屬

望之傳

朱博趙元傅晏等

奏何武傅喜雖已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

晏等欲禁錮大臣以專國權詔下公卿議龔勝引

叔孫僑如欲專國譖季孫行父於晉晉人執囚行

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傅晏等職爲亂階宜治其罪

哀帝乃削晏封戶坐元罪

朱博傳

哀帝寵董賢以武庫

兵送其第毋將隆奏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

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隆傳

賈捐之與楊興迎合石顯上書薦顯爲顯所惡

下獄定讞引書讒說殄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

法捐之遂棄市興減死一等

捐之傳

此皆無成例可援

而引經義以斷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於附會

後世有一事卽有一例自亦無庸援古証今第條

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經義盡爲虛設耳

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賢良方正等人大抵從布衣舉者甚少今見

于各列傳者賢良惟公孫宏由布衣起鼂錯則已

爲太子家令董仲舒已爲博士馮唐已爲騎都尉

歸家羣臣舉爲賢良唐年九十餘不能爲官王吉已爲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貢禹已爲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此賢良之多已仕者也杜欽舉方正時已爲武庫令朱雲舉方正時已爲槐里令孔光已爲議郎舉方正遷諫大夫蓋寬饒亦已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亦遷諫大夫陳咸已爲九卿罷歸舉方正直言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爲不其丞舉茂材遷樂浪都尉尹賞爲樓煩長舉茂材遷粟邑令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舉其名雖合爲一而廉與孝又分大約舉孝者少而察廉者多如平陵令薛恭乃本縣孝者不能繁劇其他如趙廣漢以察廉爲陽翟令尹翁歸舉廉爲緱氏尉又

舉廉爲宏農尉張敞察廉爲泉倉長蕭望之察廉
爲大行治禮丞王尊察廉爲鹽官長黃霸察廉爲
太守丞是也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代諸侯各自紀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
以魯公編年蓋成例相沿雖聖人不能改也至漢
猶然史記諸侯王世家紀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諸
侯王之年紀事如楚元王傳元王子戊二十一年
景帝之三年也又梁孝王傳十四年入朝二十二
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朝最後
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轉以侯國歲年記天子
之事矣漢書亦同蓋當時雖已大一統而列國紀
載猶用古法也按漢書齊悼惠傳城陽景王章孝

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平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紀侯國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常員章懷後漢書註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云而其時孝與悌又稍有差別文帝賜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武帝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帝詔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東漢章帝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其賜帛人各一匹

漢三公官

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謂之二府
 劉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是也亦
 稱三公鼂錯之父謂錯曰人口議多怨公者以父
 而呼子為公徐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蓋
 以官稱之又汲黯謂公孫宏身為三公而猶布被
 是時宏為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稱三公也其
 掌兵者則曰太尉武帝改為大司馬而冠以將軍
 之號如衛青為大司馬大將軍霍去
 病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煩多丞
 相一人人事多廢滯于是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
 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
 至東漢光武又改大司馬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
 徒大司空稱為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詔大司徒大

司空去大字故劉昭百官志稱太尉公司徒公司
空公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詔責三公曰
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亦云刺史二千石之
選歸任三司是也鄧騭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于
是三司之外又有儀同之號自騭始也東漢諸帝
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錄尚書事
如和帝初竇太后臨朝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
殤帝初鄧太后臨朝以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是
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稱四府种暲疏請
勅四府條舉近臣之親爲二千石殘穢者是也至
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本由太尉改爲大司馬而
冠以此號後省大司馬仍爲太尉則將軍之號可
不必設然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輔政自

後外戚輔政者往往為是官於是大將軍之權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舊制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輔政故位在三公上後仍復舊制和帝初竇憲以大將軍輔政權勢既盛公卿希旨奏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後梁商梁冀為大將軍皆因之故順帝舉將帥選武猛等詔皆以大將軍列三公之首終漢之世以外戚秉權者為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為太傅否則不設惟三公官常為宰相之任至獻帝時董卓自為相國相國又在丞相上蕭何由丞相進位相國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舊迨曹操柄國慮人分權乃復漢初舊制罷三公官專設丞相御史大夫而自為丞相于是大權盡歸於操矣

災異策免三公

按周官三公之職本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務漢初猶重此說陳平謂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者也丙吉問牛喘以爲三公調和陰陽今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因暑而喘則時節失氣有所傷害魏相亦奏臣備位宰相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是漢時三公官猶知以調和陰陽引爲己職因而遇有災異遂有策免三公之制徐防傳防爲太尉與張禹參錄尙書事後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策免自防始也防傳然薛宣爲丞相成帝冊曰災異數見比歲不登百姓飢饉盜賊並興君爲丞相無以帥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綬罷歸是防之先已有此

制如淳漢書注謂天文大變天下大禍則使侍中
以上尊養牛賜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卽日自殺則
并有不止策免者矣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如元
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丞相于定國自
劾歸侯印乞骸骨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蝕三公免
冠自劾是也蓋西漢三公之官無所不統觀安帝
詔謂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謂刺史二千石
之選歸任三司此雖東漢之詔而職任實自西京
可見選用牧守舉劾奸邪皆三公之責朱浮傳漢
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職者事先下三公三公
遣掾吏案實然後黜退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
相舉不法者如鮑宣爲冀州牧司直奏宣舉錯煩
苛代二千石置吏又王商爲丞相有琅邪太守楊

形其郡有災十四以上商部屬按實商遂奏免彤
官此可見西漢三公之任也自光武躬親吏事三
府任輕機事轉委尚書陳忠傳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
復下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故朱浮謂帝以使者
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
百石之吏浮傳自和安以後女后臨朝外戚輔政三
公之任益輕如鄧彪年老竇太后兄憲以其柔和
易制讓彪爲太傅錄尚書事而憲實握事權有所
施爲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是錄尚書者
且聽命于戚臣矣三公之輕如此而策免三公則
沿爲故事此實非事理之平故陳忠以爲非國體
而仲長統謂光武雖置三公權歸臺閣謂尚書也然政有
不理猶加譴責如韓歆歐陽歆戴涉等先
後爲司徒皆坐事死以後則權移外戚之

家寵被近習之豎及至災異屢見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往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此兩漢三公輕重不同之大概也

上書無忌諱

賈誼治安策願文帝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天無極又曰若畜亂宿禍使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甯不可謂仁是直謂帝必早崩於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時也又谷永奏成帝曰漢興九世百九十餘歲繼體之主七皆順承天道至陛下獨違道縱慾輕身妄行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永傳劉向奏成帝亦曰陛下爲人子孫而令國祚移于外家降爲皂隸縱不

爲身奈宗廟何此等狂悖無忌諱之語敵以下所
難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譴怒且歎賞之可謂盛德
矣然文帝以誼所言分封王國子弟等事多見之
施行成帝則徒嘆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權卒
至日後篡奪之禍是徒受直言亦無益也

上書召見

漢高祖駐軍酈食其謁見帝方洗足卽召入酈生
責以不宜倨見長者帝又改容謝之陳平以魏無
知入見卽召賜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過今日
遂欣然留使盡言平傳帝在洛陽婁敬脫輓輅謂虞
將軍曰臣願見上虞將軍欲爲易衣敬曰臣衣帛
帛見衣褐褐見將軍入言上上卽召見賜食敬傳此
高祖創業時固以收攬人才爲急也至武帝則繼

體已五世朝廷尊嚴宜與臣民闊絕矣乃主父偃
上書朝奏入暮卽召見同時徐樂嚴安亦上書俱
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主父偃傳終軍上書
言事帝奇其文卽拜爲謁者軍傳甚而東方朔上書
自言年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
二萬言十九學孫吳亦誦二十二萬言今年二十
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
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爲天子大臣
矣其狂肆自舉如此使在後世豈不以妄誕得罪
乃帝反偉之而令待詔金馬門遂以進用東方朔傳史稱
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興文治
建武功爲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蠱之禍車
千秋上書爲太子訟寃帝大感悟召見卽拜爲大

鴻臚不數月遂爲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當時禁網疎闊懷才者皆得自達亦於此可見矣

漢武用將

武帝長駕遠馭所用皆蹶跣之士不計流品也張騫傳自騫開外國道致尊貴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天子爲其絕遠輒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備人衆遣之或道中被侵盜失物及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按致重罪以激之令贖復求使大者予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爭應募此其鼓動人材之大略也至其操縱賞罰亦實有足以激勸者如衛青霍去病等屢經出塞爲國宣力固貴之寵之封侯增邑不少斬或奮身死事如韓千秋戰死南越帝曰千秋功雖不成然亦軍鋒之冠則

封其子爲成安侯或在軍有私罪而功足錄者如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而私罪惡甚多則以其萬里征伐不錄其過甚至失機敗事而其罪可諒其才尙可用者亦終不刑戮使得再自効如張騫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廣失亡多騫後期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廣又全軍覆沒身爲匈奴所得佯死奪其馬奔歸當斬亦贖爲庶人他如公孫敖亡七千人趙食其迷失道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將軍以致失亡多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後皆重詔起用使之立功且任用時不拘以文法如李廣夜行爲灞陵醉尉所辱及爲將請尉俱行至卽斬以報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爲罪反獎譽之以成其氣其有恃功稍驕

蹇者則又挫折而用之如楊僕已破南越會東越反帝欲以爲將爲其伐前勞特詔責之又數其受詔不至蘭池宮等罪激使立功自贖其駕馭豪傑如此真所謂繚錠在手操縱自如者也而於畏慙者則誅無赦如大司農張成山州侯劉齒擊東越畏賊不敢進卻就便處卽立誅之又或冒功行詐如左將軍荀彘擊朝鮮與楊僕爭功嫉妬雖克朝鮮終坐棄市以上皆見各本傳賞罰嚴明如此孰敢挾詐避險而不盡力哉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漢武帝三大將皆從嬖寵擢用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故青冒姓衛氏爲平陽主騎奴而衛媼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謳者得幸于

帝立爲后青以后同母弟見用爲大將軍征匈奴
有功封長平侯平陽主寡居青卽尙焉霍去病父
霍仲孺先與衛子夫之姊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
皇后姊子見用爲驃騎將軍征匈奴有功封冠軍
侯李廣利之進也其女弟本倡後得幸于帝爲李
夫人帝用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其王母寡
頭以歸封海西侯三大將皆出自淫賤苟合或爲
奴僕或爲倡優徒以嬖寵進後皆成大功爲名將
此理之不可解者也且衛媪一失節僕婦生男爲
大將軍生女長君孺嫁公孫賀官至丞相次少兒
生去病又嫁陳掌亦爲詹事小女子夫且爲皇后
而去病異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後受遺輔政
封博陸侯爲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賤婦而起閒氣

所鍾固有不擇地者哉

十餘與蘇武同出使者

蘇武使匈奴守節不屈十九年始得歸人皆知之
然是時守節絕域或歸或不得歸不止武一人也
先是長史任敞使匈奴欲令單于爲外臣單于怒
留敞不遣又郭吉諷單于單于亦留吉辱之於北
海上路充國爲單于所留且鞮侯單于立始得歸
是諸人皆在武之先又匈奴傳匈奴欲和親先歸
蘇武馬宏等以通善意馬宏者前副光祿任忠使
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擒不肯降至是得
歸是武之外尙有馬宏也趙破奴以浚稽將軍與
匈奴戰爲所得在匈奴中十年與其子定國逃歸
是破奴亦守節不屈者也張騫先使月氏道半爲

匈奴所得留十年持漢節不失後乃逃出由大宛
康居至月氏大夏從羌中歸又爲匈奴所得歲餘
乘其國內亂乃脫歸是騫之崎嶇險阻更甚於武
也卽與武同時出使者有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後勝爲匈奴所殺惠仍在匈奴教漢使言天
子在上林射得雁足書知武等所在故武得歸是
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同時隨武還者九人見於
武傳者常惠徐聖趙終根然至今但稱武而已惠
後以軍功封長羅侯尙在人耳目間聖終根雖附
書於傳已莫有知之者其餘尙有六人并氏名亦
不載則同一使也而傳不傳亦有命又況是時二
十餘年間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以相當前
後凡十餘輩則其中守節不屈者亦必有人而皆

不見於史籍則有幸有不幸豈不重可歎哉

廿二史劄記卷二

廿二史劄記卷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使立功絕域

自漢武擊匈奴通西域徼外諸國無不懾漢威是時漢之兵力實強鼂錯謂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陳湯亦謂外夷兵刃朴鈍胡兵五當漢兵一今頗得漢巧猶三當一此可見兵威之足以讐服諸外夷也而其時奉使者亦皆有膽決策略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王定屬國於萬里之外如傅介子使大宛還知匈奴使者在龜茲卽率其從人誅匈奴使者龜茲遂服霍光以樓蘭王嘗遮殺漢使遣介子賫金幣揚言賞賜外國樓蘭王不甚親附介子引去謂譯者曰漢有重賜而王不來受我

去之西國矣王貪漢物果來見介子與飲酒酣引
入帳後二壯士殺之左右皆亂介子諭以王負漢
罪天子遣我誅之漢兵方至毋敢動動則滅國矣
遂持其首歸關都尉文忠送罽賓使還其國國王
欲害忠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王立陰
末赴而還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雌栗靡有翎
侯殺末振將漢恨不自誅之使段會宗往會宗以
三十弩至其國召其太子番邱至手刃之官屬驚
亂會宗諭以來誅之意乃散去此皆以單使立奇
功者也又有擅發屬國兵而定亂者漢公主嫁烏
孫烏孫爲匈奴所攻上書請救漢使常惠往護其
兵入右谷蠡王地獲名王都尉以下四萬級馬牛
羊七十餘萬杆彌太子賴丹爲漢校尉屯田輪臺

龜茲貴人姑翼嗾其王殺賴丹常惠自烏孫還以便宜發諸國兵攻龜茲龜茲出姑翼送惠斬之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奪康居地漢使三輩求谷吉死狀皆被辱都護甘延壽及副陳湯謀夷狄畏大種今留郅支必爲西域患乃發屯田兵及烏孫諸國兵攻單于城破之郅支被創死斬其頭并斬閼氏以下千五百級莎車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奚充國以其屬屬匈奴適馮奉世送大宛使者至伊修城以爲不急擊之則莎車日強必爲西域患乃以節發諸國兵萬五千人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此又以一使者用便宜調發諸國兵以靖反側者也可見漢之威力行于絕域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故萬里折衝無不如志其後

楚王侍者馮燎隨公主嫁烏孫常持漢節爲公主
行賞城郭諸國咸敬信之號曰馮夫人都護鄭吉
遂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來降則不惟朝臣出使者
能立功卽女子在外亦仗國威以輯夷情矣東漢
班超爲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鄯善王廣初甚敬
超後忽疎懈超謂其吏士此必有虜使來乃召侍
胡詰之果然遂與其吏士三十六人夜攻殺虜使
召廣以首示之廣遂納子爲質後超又出使西域
先至于寘其王廣德禮甚疎信巫言求超善馬超
令巫來受馬卽斬送廣德廣德大恐殺匈奴使者
而降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攻破疎勒立龜茲人
兜題爲疎勒王超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戒慮曰兜
題本非疎勒種國人不附若不卽降可卽執之慮

遂劫縛兜題超卽赴之因立其故王兄子爲疎勒王後超奉詔還朝疎勒于寘皆抱超馬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超遂仍駐疎勒擊斬其反者又勒康居于寘拘彌兵萬人攻姑墨破之後疎勒王忠反超又討斬之又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殺五千餘級莎車遂降以次降月氏龜茲姑墨焉耆諸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皆內屬後其子勇復爲西域長史諭降龜茲王白英發其兵至車師擊走匈奴又發鄯善諸國兵擊擒車師後部王軍就立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又使別校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又發諸國兵擊匈奴走之於是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此班氏父子之功更優於西漢諸人也

武帝時刑罰之濫

杜周傳武帝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廷尉者不下百餘人其他讞案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既到獄吏責如章告不服則笞掠定之於是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猶相告言大抵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又十有餘萬是可見當日刑獄之濫也民之生于是時何不幸哉

兩帝捕盜法不同

漢武時酷吏盛行民輕犯法盜賊滋起大者至數千人攻城邑掠庫兵帝使光祿大夫范昆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斬首或至萬數並誅通行

飲食者數年稍得其渠率而散亡者又聚黨阻山
川無可奈何乃作沉命法盜起不發覺覺而勿捕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後小吏懼誅
雖有盜不敢發恐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益多
光武帝建武十六年羣盜並起所在殺長吏討
之則解散去又屯結乃下令聽羣盜自相糾摘五
人斬一人者除其罪牧守令長界內有盜賊及棄
城者皆不以爲罪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
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並解散光武紀同一捕盜也一
則法愈嚴而盜愈多一則法稍疎而盜易散此亦
前事之師也

呂武不當並稱

母后臨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

情之論也武后改朔易朝徧王諸武殺唐子孫幾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爲古今未有呂后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爲急也孝惠旣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宏太子賢也后所生惟孝惠及魯元公主其他皆諸姬子使孝惠而在則方與孝惠圖治計長久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后迫留侯畫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母子間可知也迨孝惠旣崩而所取後宮子立爲帝者又以怨對而廢於是己之子孫無在者則與其使諸姬子據權勢以凌呂氏不如先張呂氏以久其權故孝惠時未嘗

王諸呂王諸呂乃在孝惠崩後此則后之私心短見蓋嫉妒者婦人之常情也然其所最妒亦祇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寵幸時幾至於奪嫡故高帝崩後卽殺之此外諸姬子如文帝封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后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后以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卽復待之如初其子朱虛侯章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以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后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

周滅唐相去萬萬也卽其以辟陽侯爲左丞相令
監宮中亦以辟陽侯先嘗隨后在項羽軍中同患
難雖有所私而至是時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僕
可使令于閩闕間非必尙與之昵史記劉澤傳太
后尙有所幸張子卿漢書作張卿然如溘註謂奄人也則
亦非私褻之嬖以視武后之寵薛懷義張易之兄
弟恬不知恥者更相去萬萬也武后之禍惟後魏
之文明馮后及胡后約略似之而世乃以呂武並
稱豈公論哉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高祖薄姬先在魏豹宮漢擊虜豹姬入織室高祖
納之歲餘不得幸先是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約
先貴者毋相忘已而二人先幸相與笑姬初約時

高祖問之以實對高祖憐之乃召幸遂生男後爲文帝尊薄姬爲皇太后武帝母王太后先嫁爲金王孫婦后母臧兒卜此女當大貴乃從金氏奪歸景帝時爲太子后母以后納太子宫生男景帝卽位立爲太子遂立王夫人爲后太子卽位是爲武帝尊王后爲皇太后武帝衛皇后本平陽主家謳者名子夫帝過主家悅之遂進入宮後生男據乃立子夫爲皇后據爲皇太子兩太后一皇后皆出自微賤且多有夫者其後成帝時趙飛燕亦由陽阿主家謳者得幸立爲皇后其妹亦進位昭儀

婚娶不論行輩

漢惠帝后張氏乃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則帝之女甥也呂后欲爲重親遂以配帝立爲皇后是以甥

爲妻也哀帝后傅氏乃帝祖母傅太后從弟之女

太后初爲元帝昭儀生定陶共王王生哀帝

入繼成帝故爲帝

是哀帝乃傅太后之孫而傅太后欲重親以姪女妻之則以外家諸姑爲妻也漢時法制疎闊如此

皇子繫母姓

漢時皇子未封者多以母姓爲稱武帝子據立爲

太子以母衛氏遂稱衛太子太子之子進以母史

良娣故稱史皇孫後漢靈帝生子協靈帝母董太

后自養之因號曰董侯卽獻帝也亦有不用母姓

而以所養之家爲姓者獻帝兄辨養于史道人家

號曰史侯又按滕公夏侯嬰曾孫頗尙主主隨外

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姓孫氏是主旣隨

母姓子又隨母姓蓋當時習尙如此

漢公主不諱私夫

武帝姊館陶公主寡居寵董偃十餘年主欲使偃見帝乃獻長門園地帝喜過主家主親引偃出偃奏館陶公主庖人偃昧死拜謁帝大歡樂呼爲主人翁東方朔傳武帝女鄂邑蓋公主寡居昭帝初立年八

歲主以長姊入禁中供養帝而主素私通丁外人帝與霍光聞之不絕主歡詔外人侍長公主上官桀詔外人欲援列侯尚主例爲外人求封侯燕王旦亦上書言陛下幸使丁外人侍公主宜有爵號是時霍光秉政不許霍光傳以帝女私幸之人天子聞之不以爲怪親王大臣且爲上書乞封其時宮庭淫逸之習固已毫無忌諱東方朔傳謂自董偃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蓋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

漢諸王荒亂

燕王劉定與父康王姬姦生一子又奪弟妻爲姬
并與子女三人姦事發自殺衡山王孝與父侍婢
姦趙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亂爲江充所告
梁王立與姑園子姦江都王建父易王薨未葬卽
召易王美人淖姬等與姦又與女弟徵臣姦建又
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裸而據地與羝
羊及狗交齊王終古使所愛奴與妾八子妾號及諸
御婢姦或使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終古臨視之
廣陵王胥子寶與胥姬左修姦事發棄市皆見漢史各本傳此
漢諸王荒亂之故事也推原其始總由于分封太
早無師友輔導之益以至如此觀文帝八歲卽封
代王出居於代其他諸王可知故漢書傳贊引魯

哀公之言曰寡人生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知懼因以明漢諸王率多驕淫失道蓋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劉立姦事發訊治立對曰立少失父母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婦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性質下愚輔相亦不以仁義相輔遂至陷於大戮此雖畏罪自解之辭實亦當時致弊之由也

上尊養牛

漢制大臣告老特詔留之者則賜養老之具以慰之如平當乞骸骨詔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匡衡乞骸骨詔賜上尊酒養牛張禹告病亦賜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餐是也而其時大臣有罪當誅亦用此法賜死翟方進被譴成帝賜冊曰今賜君上尊

酒十石養牛一君其自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

仍秘之贈丞相印綬乘輿秘器更親臨弔

以上見各本傳

如

淳註曰漢儀注有天文大變天下大禍皇帝使侍

中持節乘四白馬車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

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

書以丞相不起聞蓋自文帝感賈生槃水加劍之

言優禮大臣不加顯戮後世遂制此法雖賜死而

仍若以病終者於是遂成故事其有不肯自殺願

就獄對簿者轉以爲違制拒命如王嘉爲丞相有

詔詣廷尉掾吏泣進藥嘉不肯服主簿曰丞相不

對簿已爲故事宜自引決嘉曰備位三公負國者

當伏尸都市何爲咀藥死帝聞其詣廷尉遂大怒

嘉歐血死

嘉傳

兩漢多鳳凰

兩漢多鳳凰而最多者西漢則宣帝之世東漢則章帝之世本紀所載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四年五月集北海安邱淳于地節二年夏鳳凰集魯郡羣鳥從之元康元年鳳凰集泰山二年三月鳳凰又集三年神爵數集雍又五色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四年神爵五采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等處乃改元神爵神爵二年鳳凰集京師羣鳥從之者萬數四年鳳凰又集京師又集杜陵者十一五鳳三年鸞鳳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飛下地文章五采留十餘刻甘露三年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此宣帝時事也元和二年鳳凰集肥城三年告岱

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過宮屋五年
詔曰乃者鳳凰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
又詔鳳凰所見亭部無出今年租先見者賜帛十
匹近者三匹此章帝時事也按宣帝當武帝用兵
勞擾之後昭帝以來與民休息天下和樂章帝承
明帝之吏治肅清太平日久故宜皆有此瑞然抑
何鳳凰之多耶觀宣帝紀年以神爵五鳳黃龍等
爲號章帝亦詔曰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
宵降嘉穀滋生似亦鳴其得意者得無二帝本喜
符瑞而臣下遂附會其事耶按宣帝時黃霸守潁
川潁川鳳凰尤數見後霸入爲丞相會有鸕雀自
京兆尹張敞舍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欲奏聞
後知從敞舍來乃止當日所謂鳳凰者毋乃亦鸕

雀之類耶又東漢桓帝時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己氏靈帝時河南言鳳凰見新城以衰亂之朝而鳳凰猶見可知郡國所奏符瑞皆未必得實也

漢多黃金

古時不以白金爲幣專用黃金而黃金甚多尉繚說秦王賂諸侯豪臣不過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祖以四萬斤與陳平使爲楚反閒不問其出入婁敬說帝都關中田肯說帝當以親子弟封齊卽各賜五百斤叔孫通定朝儀亦賜五百斤呂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陳平交歡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卽位以大臣誅諸呂功賜周勃五千斤陳平灌嬰各二千斤劉章劉揭各千斤吳王濞反募能斬漢大將者賜五千斤列將三千斤裨將二千

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萬斤武帝賜平陽公主千斤賜卜式四百斤衛青擊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軍受賜二十餘萬斤昌邑王賜故臣君卿千斤宣帝既立賜霍光七千斤廣陵王五千斤諸王十五人各百斤賜孔霸二百斤賜黃霸百斤元帝賜段會宗甘延壽陳湯各百斤成帝賜王根五百斤王莽聘史氏女爲后用三萬斤賜孝單于千斤順單于五百斤莽末年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鈎盾尙方處處各有數匱以上見本紀及各本傳可見古時黃金之多也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產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卽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

之無慮幾千萬萬此最爲耗金之蠹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黃金作器雖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復還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先生或只稱一字

古時先生二字或稱先或稱生史記鼂錯傳錯初學於張恢先所漢書則云初學於張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顏註云皆先生也又鼂錯傳校尉鄧公諸公皆稱爲鄧先顏註亦曰鄧先生也貢禹傳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註生謂先生也梅福上書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亦註先謂先生也是古時先生或稱先或稱生不必二字並稱

漢外戚輔政

漢自呂后王諸呂使產祿掌兵幾致奪國故諸大臣以薄太后家仁善遂立文帝固有鑒于外戚之禍矣乃武帝又以祖母竇太后弟子竇嬰爲丞相母王太后之同母弟田蚡亦爲丞相已而衛后弟青爲大司馬大將軍后姊子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於是外戚又日以寵貴其後去病之弟光遂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自此大司馬兼將軍一官遂永爲外戚輔政之職宣帝祖母史良娣死巫蠱之禍帝乃以良娣弟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又許后爲霍氏毒死乃以后叔父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然武宣二帝皆英斷不假以權故劉向謂正所以安全之也元帝又

以延壽子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嘉女爲成
帝后成帝又以嘉輔政後又以母王太后弟鳳爲
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鳳卒從弟音爲大司馬車騎
將軍輔政音卒又以其弟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輔政根薦兄子莽自代會成帝崩哀帝卽位莽避
帝外家退就國哀帝以祖母傅太后從弟喜爲大
司馬輔政尋罷又以母丁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
騎將軍輔政然帝亦不假以權不如王氏在成帝
時也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仍詔莽爲大司馬立
平帝莽輔政遂以篡漢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旣受其禍而外戚之受禍
亦莫如兩漢者崔駰疏言漢興以後至於哀平外

家二十餘保全者四家而已章懷註謂高帝呂后
 產祿謀反誅惠帝張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
 殺文帝竇后弟子嬰誅景帝薄后武帝陳后俱廢
 武帝衛后自殺昭帝母趙太后賜死昭帝上官后
 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以巫蠱死宣帝母王夫
 人弟子商下獄死霍后廢家亦破元帝王后弟子
 莽篡位伏誅成帝許后賜死趙后廢自殺哀帝祖
 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其四
 家者景帝王后宣帝許后王后哀帝母丁姬家皆
 保全也

按章懷此註亦有誤史良娣死時衛太子未為帝史氏並未以外戚干政致禍也惟哀帝后傅氏帝崩後為王莽所廢自殺此當在期所言二十餘家之內耳東

漢后家惟光武郭后陰后家皆無禍郭后雖廢帝

待郭后恩禮無替明帝即位待陰郭二家亦均明

帝馬后戒飭外家以王氏五侯及田蚡竇嬰為戒

故馬廖兄弟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章帝
竇后其兄憲以謀不軌誅和帝陰后被廢其父綱
自殺家屬徙日南鄧后終身稱制亦約束外家兄
隲等忠謹無過然后崩後隲等俱被讒死一門七
人皆死非其罪安帝閹后兄顯及弟景耀晏俱以
謀立外藩誅后亦遷離宮順帝梁后兄冀以弒逆
誅桓帝梁后以憂死鄧后被廢從父萬世從兄會
皆下獄死竇后以父武謀誅宦官爲宦官所害后
亦遷南宮靈帝母董后兄子重爲何進所收自殺
靈帝宋后廢以憂死父兄皆誅何后兄進謀誅宦
官亦爲宦官所害后又爲董卓所弒獻帝伏后爲
曹操所弒曹后隨帝廢爲山陽公夫人計東京后
族亦祇陰郭馬三家保全其餘皆無不敗者推原

禍本總由於柄用輔政故權重而禍亦隨之西漢武宣諸帝東漢光武明章諸帝皆無外戚之禍由於不假以權也成帝柔仁專任王氏而國祚遂移東漢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於是權勢太盛不肖者輒縱恣不軌其賢者亦爲衆忌所歸遂至覆轍相尋國家俱敝此國運使然也至伏后之死不關母家輔政然猶爲曹操所忌外戚之危如此

● 兩漢喪服無定制

漢文帝臨崩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按天子之喪吏民尚齊衰三月今易以三日故後世謂之以日易月然此專指吏民而言未嘗槩之於臣子也詔又曰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以下則服

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已下者下棺已葬也自始崩至葬皆衰既葬則大功小功及織以次而殺也劉歆謂漢諸帝自崩至葬皆有百餘日未葬則服不除既葬又有大功小功及織以次而殺是文帝雖有短喪之詔其實臣子尙有未葬以前之服卽既葬後大功小功織亦有三十六日初非二十七日也且此專指國喪而言非令天下臣民凡父母之喪皆以日易月也乃自有此制大臣不行三年喪遂爲成例翟方進爲丞相後母死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直至東漢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始詔長吏不爲親行服者不得選舉而議者猶謂牧守不應同此制劉愷獨以爲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

師若不以身率先是濁其源而欲流之清也懼傳於

是牧守皆行服鄧后崩安帝又改制仍不聽行喪

桓帝時又令刺史二千石行喪未幾又斷之統計

兩漢臣僚罕有為父母服三年者蓋因習俗相沿

已成故事也然雖成故事而朝廷本未有不許行

喪之令故行不行仍聽人自便西漢河間王良喪

太后服三年哀帝特詔以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良傳

東漢濟北王次守喪梁太后詔曰王諒闇以來

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次傳薛宣後母死

弟修去官持服宣以為三年喪人罕行之兄弟自

相駁修遂竟服兄弟一也而一服一不服可見朝

廷本無定制也鄧衍不服父喪明帝聞之雖薄其

為人然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

下丁憂自願持服者則上書自陳有聽者有不聽

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如太尉趙憙遭

母憂乞身行喪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憙傳太僕

鄧彪遭母憂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彪傳桓郁遭

母憂乞身詔以侍中行服桓焉以母憂乞身詔以

大夫行服踰年詔賜牛酒釋服郁焉傳霍諝爲金城太

守崔寔爲遼東太守俱以母憂自上歸行喪服寔傳

蓋本無必當行喪之制故欲行喪者皆須自乞亦

無不許行喪之制故乞身者亦多得請也惟其無

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於是徇名義者甯過無不及

如江華遭母憂三年服竟猶不忍除郡守遣丞掾

爲除服華傳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

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臻傳袁紹母死去官三年

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紹傳甚至有如傅毅荀爽

桓鸞為舉主服喪三年李恂桓典王允為郡將服

喪三年崔寔以期喪去官侯苞馮胄以師喪持服

可見兩漢喪服本無定制故轉以此立名青州民

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

里稱其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陳著傳又可知狗名者之

未必出于真也

長官喪服

兩漢父母之喪無定制而魏晉以後長官之喪轉

有定制蓋自漢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從事

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吏不由尚書選授為所辟置

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誼其後相沿凡屬吏之

於長官皆如之晉書向雄傳雄為主簿時為太守

劉毅所答又吳奮爲太守亦繫雄於獄後雄爲黃
門侍郎而奮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不交一言武
帝聞之特詔雄復修君臣之好可見是時長官屬
吏有君臣分誼雖帝王不禁也既有君臣之禮遂
有持服之制晉書丁潭爲琅邪王哀郎中令哀薨
潭上書求終喪禮曰今制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
葬而除今國無嗣子喪廷乏主臣宜終喪詔下博
議令既葬除服心喪三年潭傳桓温卒服終府州文
武咸辭去桓元傳齊書皇太子妃薨宮臣未知應服與
否王儉議宮僚本屬臣隸存既盡敬亡自應服褚
淵由司徒改司空未拜而卒司空掾屬疑應服與
否王儉議依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之禮其
司徒掾屬宜居官持服王儉傳魏書公孫邃爲青州刺

史卒佐吏疑所服孝文帝詔曰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而除自餘無服如此則太寥落可準諸境內爲齊衰三月漢傳是晉以後屬吏爲長官持服并有定制非如漢時之自以意爲之也

王莽之敗

漢祚中衰元后長壽王莽藉其勢以輔政援立幼弱手握大權詭托周公輔成王由安漢公而宰衡而居攝而卽真權勢所劫始則頌功德者八千餘人繼則諸王公侯議加九錫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雖宗室有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等臣僚有東郡太守翟義期門郎張充等先後起兵匡復皆旋卽敗

滅其威力所劫亦已遍天下靡然從風使能逆取
順守沛大澤以結人心則天下雖未忘前朝而亦
且安于新政未必更有發大難之端起而相抗者
其敗也一由收天下田名曰王田禁之不得買賣
一夫田過一井者分與里族敢有非議者投四裔
又禁積五銖錢犯者亦投四裔于是農商皆失業
以賣田積錢坐罪者不可勝數繼又設六筦之令
令州縣酤酒賣鹽鑄造鐵器諸采取名山大澤衆
物者稅之此召怨于中國也莽自以爲北化匈奴
東致海外南懷黃支惟西方未廓乃遣人誘西羌
獻地置西海郡而西羌以失地遂叛又改蠻夷諸
王皆爲侯使人授單于新印收故漢印改璽爲章
單于欲得故印使者椎破之單于大怒遂寇邊句

町王亦以改王為侯而叛此召怨于外夷也又以匈奴之叛遣十二將出討之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兵三十萬又擿鑄錢隣伍坐罪者男子檻車兒女步行鐵鎖琅當其頸詣軍前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州縣饋運糧餉自江海至北邊兵先到者屯駐候到畢同出於是將吏在邊者縱恣為害五原代郡尤被其毒

漢書匈奴傳北邊自宣帝以來不見烽火人民繁盛牛馬徼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亡死相繼又十二部兵屯久不出肆行侵

暴于是野多暴骨

其討句町者士卒死什之五六此又因用兵

而病民使外夷與中國胥怨者也於是四海沸騰寇盜蠡起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宗號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由于人心思漢而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當其始也詭激立名以濟其闇干之計似亦姦雄之所為及僭逆已成

不知所以撫御方謂天下盡可欺而肆其毒痛結怨中外土崩瓦解猶不以爲虞但銳意于稽古之事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乃日夜講求制禮作樂附會六經之說不復省政事制作未畢而身已爲戮矣此其識真三尺童子之不若語云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若莽者其詐也愚而已矣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漢自高惠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於人者深卽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絕無虐民之政祇以運祚中衰國統頻絕故王莽得乘便竊位班彪所謂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雖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則思漢之心益堅王常曰莽政令苛酷失天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

常傳

鄭興說更始曰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

舊德興傳馮衍說廉丹曰海內淆亂人懷漢德甚於

詩人之思召公也衍傳馮異說光武曰天下同苦王

氏思漢久矣異傳歷觀諸說可見當日之民心也故

羣雄之起兵者無不以劉氏舉號劉聖公在平林

羣盜中為安集掾軍雖眾而無所統一諸將以聖

公本漢裔遂立為天子建元曰更始更始初都洛

陽將大封功臣朱鮪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是

諸將初起事即守漢祖法也更始傳赤眉樊崇起兵已

屢勝聞更始立即往洛陽降後仍亡歸因齊巫言

城陽景王云當為縣官何故作賊遂奉劉盆子為

帝劉盆子傳平林人方望謂弓林等曰莽篡奪而孺子嬰

尚在今皆云劉氏當更受命嬰故漢主也乃求得

嬰立之

光武傳

卜者王郎僞稱成帝子子輿有趙王子

林欲立之會赤眉將至林乃宣言赤眉來當立子

輿為帝以觀衆心百姓果信之遂立郎於邯鄲於

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

王郎傳

盧芳因人

心思漢乃詭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謂曾祖母匈

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后生三子遭江充之

亂小子回卿流出在外再傳生文伯以此誑惑人

諸豪傑以其為劉氏子孫遂立為上將軍使人與

匈奴通和匈奴即立芳為帝而是時五原人李興

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等各自起兵者聞芳係

漢後即迎入塞奉之

芳傳

劉永亦漢後更始封為梁

王更始敗永據睢陽起兵遣使拜董憲張步為王

憲步本特起不借劉氏為號者以永係漢後遂受

其爵命為之盡力丞及張步等傳公孫述雖自帝於蜀然其

先亦借輔漢起事時宗成王岑皆以應漢為將軍

述在成都迎之而成等暴掠述乃謂少年曰天下

同苦新室思漢故聞漢將到即迎之今反肆虐此

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

述輔漢將軍益州牧印綬遂擊破成等自立為蜀

王尋稱帝述傳隗囂後雖割據天水諸郡然初起時

亦思奉漢因王莽尚在長安隔更始不得通即立

高帝廟稱臣奉祠莽死更始至長安囂即入謁見

更始政亂遂逃歸後又受光武將鄧禹所封官號

并遣子入侍末年惑于王元之說始懷貳志書傳歷

觀諸起事者非自稱劉氏子孫即以輔漢為名可

見是時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

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故易爲力也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妻生四子宇獲安臨其名也哀帝時莽退就國獲殺奴莽切責獲迫令自殺及平帝立莽秉政慮帝母衛姬及舅衛寶衛元入朝撓己權遂建議奉大宗者不顧私親但封以爵號而不許入京師莽子宇心竊非之乃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竊議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當爲變怪懼之宇卽使寬夜持血洒莽門爲門吏所發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俟產後亦殺之此未居攝以前托大義滅親之說以立名也僭位後以安有疾立臨爲太子而莽妻以數哭子失明莽使臨侍養妻

侍兒原碧者舊爲莽所幸至是臨又通焉懼事泄
謀殺莽適以事貶出外第而莽妻病臨寄書於母
爲莽所見中有怨望語莽疑之收原碧考問具得
謀逆狀莽欲秘之乃殺考問者而賜臨藥臨不肯
飲自刺死并其妻亦自殺是月安亦病死已而莽
孫宗自畫容貌服天子衣冠刻三印其母舅呂寬
家徙合浦宗又私與通書事發宗亦自殺又其兄
子光少孤莽舊嘗敬事寡嫂撫光以立名莽僭位
後光私囑執金吾竇況爲之殺人莽聞之大怒切
責光光母謂光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仲孫即字獲二
人也遂
母子俱自殺是莽三子一孫一從子皆爲莽所殺
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也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文其奸居攝時使羣臣奏
曰周成王幼小不能修文武之烈周公攝政則周
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奭篇曰我嗣子孫
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
應棐謀乃亡隊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袞冕南面朝
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
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
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又
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
稱王之文也平帝疾莽又作策請於泰時戴璧秉
珪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於前殿敕諸公勿言又
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此皆
援尚書以行事也又引禮記明堂記曰周公朝諸

侯于明堂天子負斧展南面而立此言周公踐天子位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莽又欲定封建之制引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於是封爵高者爲侯伯次爲子男此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又引孔子作春秋至於哀公十四年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謂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莽居攝三年共年十四此引春秋以文其奸也其侮聖言以濟其私也如此

廿二史劄記卷三

王莽割斷漢印璽義以文其奸引禮記孝經以文其奸也其侮聖言以濟其私也如此